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六

孟冬　大歷元年冬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　五字有味如失吾伴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

催顔趙曰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故云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每有氣俔變化目前却碾空山過深蟠絶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揺落任江潭趙曰郭璞

江賦視雰侵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栁依依漢南今看揺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黄葉墜寒風疎草木雨疎字不如此有

畫

色野静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

昨夜有奔雷趙曰帆扶泛切夢符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

月蛇常見風飊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

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弼曰睥睨城

上女墻也趙曰左傳鄭伯之旗蝥弧注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野人之意但語朴又可兩解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

析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語無詵特寫景入微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

來書夢溪曰後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注鏤為綺文也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内改更籌翳翳月沈霧輝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寫得婉至亦自知之耳弱多壘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

滿山谷桃源無處求洙曰禮記四郊多壘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子美賦物

別自為體異於唐人纖巧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可感慣習元從衆五字似率然亦有見後又云猨挂時相學乃工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弼曰見賢遍切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筩相沿久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

長大語恨風雷肯為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此魚視泥沙涎沫之變又未必不怪其言也○三句迂濶有味蒼舒曰壁鉄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沫曰筒篙捕魚器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

賓退録云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盖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沫曰易繫辭物以羣分張平子西京賦摸胎拾卵蚳蝝盡取

鹿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 十字無限傾盡 又是一意 微聲及禍樞 非熟諳寇亂之景未易為此言也傷哉 又一意 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衣冠兼盜賊語關饕餮為此 又一意

鸂鶒

鸂鶒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委折可誦

洙曰禰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工部無此語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懸五字備識態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洙曰雞有五德見韓詩外傳趙曰劉綽啟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昔遊

鶴曰此詩叙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

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巳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鮑曰唐志單父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夢符曰肉食字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駿骨注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謂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得孔明情好自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傅說相殷高宗此

皆槃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公以自況耳

寄杜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裹新詩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嘗為京兆尹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洙曰漢疏

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鍾徹其人必能琴金吼霜鍾與其音也花催蠟炬銷早凫江檻底雙影謾飄颻趙曰今疑索故要謂不來宿者疑我以尋索故要我也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洙曰早凫用王喬凫舄事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項愧倚薄毛

鬢具自和具自猶本自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歆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躚山顛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遺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小至夢弼曰式云陽為大陰為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洙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歷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傳凡冬至啟閉必書雲物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敘者失之

玉腕騮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為荆南節度等使加檢校工部尚書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洙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問習池注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鶴曰公嘗賦王兵馬使二角鷹見前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注往往語別有興味鵰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此野鷹也故云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洙曰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東觀記太守樞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戰國策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

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别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伯玉祖母封鄧國太夫人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宫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揔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勞弼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度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

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〻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表異計詩未易以此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蔡絛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洙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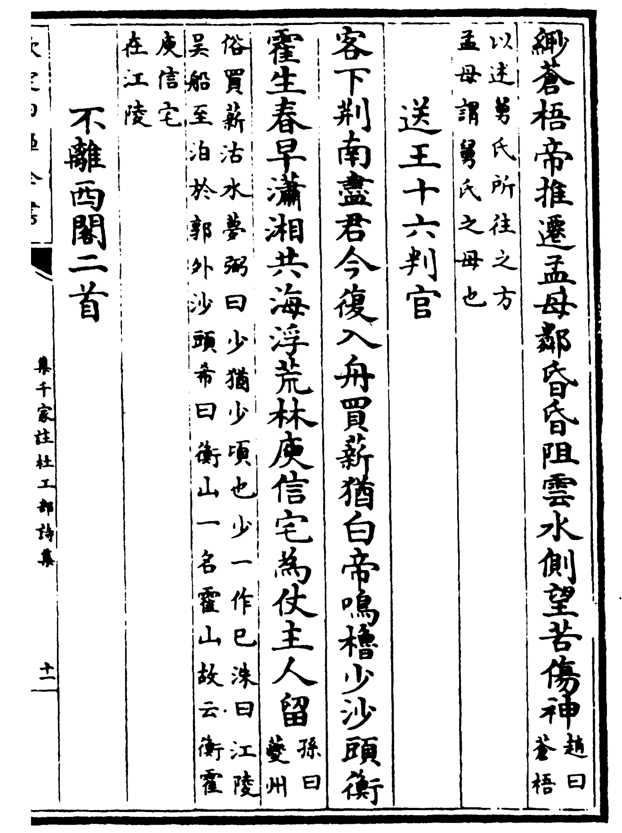
卧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左太沖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瀼西寒望 洙曰瀼乃黨切水名夔有澗水横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鄭曰瀼奴浪切今作瀼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虚 渺莽形容氣格甚富 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踈猨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 儉勝島 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絶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别後見何人縹



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孫曰夔州俗買薪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須也少一作巳洙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趙注是洙曰住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云山色倒空青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若無

晴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妄亦有見地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洙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故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大歴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公遷居赤甲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故謂之赤甲又甲本岬字洙曰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一事兩句不相屬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洙曰嵇康絶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夢弼曰鄭審薛璩郄昂岑參皆公之故

舊也鶴曰評事必崔
評事第郎中欠考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酒漸多添花
亞欲移竹（下句韻勝）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概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
頂梳頭白過眉挂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夢弼曰按地志夔之魚復灘瀕風濤雹射其地巨魚[illegible]而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功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洙曰一一問函關時吐蕃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巳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

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

石燕神女用得奇怪將字從俗更好

眼邊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詩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高唐賦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注見前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

上句更似有風韻

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二月晩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虎豹邊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横索錢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羇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不待他語松柏邛山路未必子美先墓在邛吾意亦邛山耳而悲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横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渠恭切田邛本一作邛鄭曰寰宇記邛州因

曰十道志邙山在洛陽縣北邙莫旁切夢弼曰楊佺期洛城記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后寒食語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鄭曰長葛縣隸許州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

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遭泥去拙高飛恨久
陰雨聲銜塞盡日氣射江深壯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
心洙曰周南謂巫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兩觀謂之象魏夢弼曰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
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未必自陽

臺此語猶含天資之悲洙曰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卜居 鶴曰公是年三月赤甲遷居瀼西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覔丹梯雲嶂寛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洙曰遼東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舄故越之細鄙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無吟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趙曰夔江之北其山稍遠故曰寛也洙曰昔一作晉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

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趙曰反舌無聲在芒種后十日今謂之欲無語則暮春時也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畏人草不類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郊本一作邦洙曰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負三十六人注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闘與之定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緣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眼前語道得苦醉舞為誰醒微雨荷鋤立自在江猿吟

翠屏

壯年學書劒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禄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絶域改春華此語甚痛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劒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趙曰尚書郎公自謂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句俚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鬬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感諷忠婉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萬春字所出如世說載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舉觴勸帝云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唐制內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入歸關內

王祭還供盡海頭鄭曰澶市連切漫莫半切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屬河南道洙曰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闊

黃金臺貯俊賢多句宜爾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為關吏望見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橫出亦是兩絶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

雄豪復遣五陵知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

稱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第未詳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

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宛轉道者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情事驚痛語得傾至竟荅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洙曰終南山在長安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飖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謁謁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濵峽中一臥

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
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修短豈
得恨命乜閑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
必怒嗔賦詩賔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
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
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
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
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

明哲君下有行化臣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名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趙曰公繞閣松門峽方喫藥遠吐之欲攪衣巾而去夢弼曰鳳池謂朝廷也趙曰健者指薛璩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
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遂精洙曰盛

弘之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鄭曰𠷎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淵明詩𠷎𠷎川上平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希曰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

懷灞上游在長安鶴曰灞水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眥語如訣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月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

合風襟靜空當淚臉懸悉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得又别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懐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凄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楚星

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夢符曰公羊傳

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鄭曰堞徒協

切城上垣也洙曰呂葛謂呂望諸葛孔明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邵氏聞見錄韓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

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子美詩貴瘦硬謂八分篆耳坡詩殆誤評也）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强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為

發越故終篇自嘆浩然然愈好郃氏見才力薄三字謂
退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盖自負也○
洙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字鶴曰鳳翔府陳
蒼縣南有石鼓其石形如鼓其數有十紀周宣畋獵之
事其文即史籀之迹洙曰周大史籀始刱大篆秦李斯
變作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
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洙曰史記始皇東行
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其文李斯小篆脩可曰續
漢書桓帝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師
曰按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號相
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洙
曰韓擇木蔡有隣皆唐時人工八分張旭飲醉輒草書
人呼為張顛丞相即李斯中郎即蔡邕歐公集古錄云
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其
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
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爾趙明誠金石錄

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摸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摸㩉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别本歟又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

垂鞭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駼驒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起結皆不羈。夢弼曰庾信詩醉來拓金戟古詩白馬紫遊韁洙曰決臆縱意也趙曰追風馬名漢天馬歌霑赤汗崔液詩駼驒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黃之澤其馬噴

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補遺

縛雞行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先生評云效者失之盖謂山谷賦水仙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之句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俱蔡邕書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七頁前五行又施三層木牀舞馬於上刋本木牀訛本林舞訛乘據明皇雜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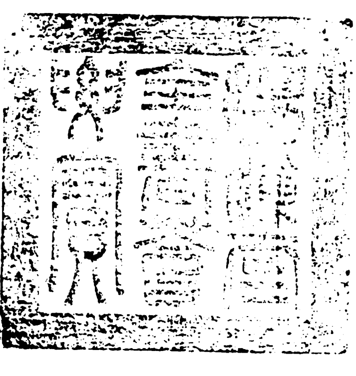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衣冠迷適越刋本越訛楚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八行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筵按仇兆鰲本作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珠簾繡柱圍黃鵠刋本鵠訛鶴據仇兆鰲本改

卷十六第十七頁後一行興王會靜妖氛氣刋本靜訛盡據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出門一笑大江横之句也刋本複行門字今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豎子至大歷二年夏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

樝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黄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洙曰且一作繞欹枕一作欲寄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

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頤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夢弼曰苞蘆謂蘆筍也洙曰金騕褭馬也修可曰屠蘇字或作廜麻玉篇云廜麻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廜麻廣韻云廜麻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廜麻醸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洙曰語致遠恐泥獻芹見嵇康絕交書薦藻出左傳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静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趙曰盤飱字出左傳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静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為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㯹遍天下水陸兼浮沈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天覺曰崎崟山貌洙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㯹音原木名或云善本止是石原字沈曰石㯹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㯹以充糧也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洙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

導氣之術登皆不應藉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為梁父吟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描寫不盡雖無上句荒落可見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茢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

望西江永南遊北户開卜居期静處會有故人杯趙曰詩江之永矣吴都賦開北户以向日

楚塞難為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春風自信牙檣動凡再用所自得者滿峡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末王粲字仲宣依劉表於荆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荆州樓為仲宣樓

行官張望補稲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桉六月青稲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岍公私

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烱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注謂安土也著涉畧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主守田野此即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謂以菰米合白粲炊洙曰楊惲傳田家作苦

返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著意衰年肺病唯高枕絶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灔澦

灔澦既没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飜鹽井横黄金夢弼曰實字記灔澦堆冬來出二十

餘大夏水漲半沒鄭曰橫戶孟切不以理也洙曰一作擲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北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致歸赴朝廷已入秦舍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美未必不為名言早聞黃閣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

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杜最為名家趙曰漢武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絶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夢弼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

元聽舜日舊簫韶趙曰明皇寵幸禄山卒以怨恨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美中有刺簫韶謂霓裳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懸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蘂相趁鳧雛入蔣牙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蘂夢弼曰唐韻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修可曰夔有平苗號青苗陂

蜀麻吴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
洙曰峽人謂操舟人為長年三老長上聲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楚宫猶對碧峰疑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

雲日如火炎天涼惟此最得歌體疎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因其權州即記以此古人惟恐失之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出江濆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

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闗風露凋曽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軀裳不可見況乃懐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黄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背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慟○鶴曰東岳在兖州即齊地洙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蓐收秋

神玄冥冬神也鶴曰平原指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戍役為民害公言至趙時事也嶧蒙二山名嶧山在兖州蒙山在青州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户江滿帶維舟清錄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洙曰仲宣樓指荆州注見前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

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洙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

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川還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岍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穊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

亂世忙不知所收幾何尚顧散之鄰里其感心如此注者乃不盡知北風吹蒹葭蟋

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洙曰莊子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搰苦骨切鄭曰櫛几利切搰也趙曰主守謂行官張望洙曰濇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記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岍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恐泥屢用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

渾衣裳外昏渾語生曠絶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

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

居暫封殖日夜偶瑶琴本不相著適得故實虛徐五株態側塞煩

胷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

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洙曰漢武紀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也鶴曰唐志夔州貢柑橘夢弼曰日夜偶瑶琴謂聽其風韻若鼓瑶琴焉趙曰謝眺有詠烏皮隱几詩

柴門

泛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
影没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
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
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
古衆水為長蛇風烟渺吳蜀舟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
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清
池有餘花濁醪與脱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
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逢

華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輩也未聞殆肩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谿平昔迴首猶暮霞夢弼曰谿火含切谺虛加切谷中也嵌丘銜切嵌岩也洙曰夔弼為夷丹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

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戚賣豆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以戒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興賦斂之語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嗔老

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之半飯之半亦奇怪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吁三步六號怯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許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洙曰尚經矰繳勤經一作驚夢弼曰矰咨登切繳與繫同之若切矰繳以絲繫矢而射也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欝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頌則天語）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魍魎丹極上鯤鵬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冰（只合滿字壺即酒矣冰字義虛謂簟）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

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繼徽故蹄知赤驥掠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紛巳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黄霸璽書增乳贙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刼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

喪飄零免戰兢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此六安丞亦難注姹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政術甘疎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洙曰峽州夷陵郡趙曰更起坐更音平聲洙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趙曰家聲同令聞公言己與劉使君也洙曰甘泉賦捎夔魖注捎殺也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下盧王褚薛謂盧照鄰王勃褚遂良薛稷也趙曰聊從月繼微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

相繼而求之也洙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簡也趙曰勞歌踊寢興謂勞我歌詠而踊蹐於寢興之間也趙曰郎官公自謂也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洙曰潘生駿閣遠一作潘安雲閣遠晉潘岳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風興晏寢匪遑底寧其辭見岳秋興賦漢黄霸為頴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爵關内侯贊音吠注見八哀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刼灰此刼灰之餘也夢符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出宰以言房琯故正如桓譚之忤旨也洙曰姹女丹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涉起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夢弼曰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叛非洙曰禮記顏子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晉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楊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詩青蠅喻讒人也鮑曰江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夕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沈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是愛月者

也鶴曰公在雲安與夔州歷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趙曰公謂看月至盡夜不違銀漢落時亦必佯玉繩横然後止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自是不經人道光射潛蚪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

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鶴曰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也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强盤餐負米力葵外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家語子路為親負米夢弼曰力一作夕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

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剥相蒙冪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夢弼曰登牀謂薦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卷耳菜能療風也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夢符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紇京師人謂麄屑為紇頭唐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西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千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同元使君舂陵行大歷二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居夔之瀼西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

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

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

必寄元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

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自叙如此

而起興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歎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丹青謂圖像示人也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謂元詩有棄官判船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嘷兒

具紙筆隱几臨軒極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洙曰漢賈誼上疏云當今事勢可為慟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匡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夢弼曰兩章即元結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洙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夢弼曰近休明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趙曰不苟飛長綏謂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

舂陵行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

巳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嘑尚不忍況乃鞭扑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寛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
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次山

癸夘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盖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邉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

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

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十叔幾人卓絶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啟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即太曾祖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餓下巉嵒蛟之

橫出清泚早歸來黄土污人眼易眯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東周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啟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仁傑數諫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曰裂土即裂地樂毅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之戟曰棨洙曰詆訐也漢息夫躬歷詆公卿大臣歐曰眯莫禮切莊子秕糠眯目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摇瀟湘星宫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洙曰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吕后德

其安太子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强聽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溷臭惡非常長房難之洙曰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 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謝眺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洙曰宋謝眺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語便奇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好句法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

惑不敢動翠㲲雲旓相盪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劒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起伏音節壯麗甚偉。注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洙曰被堅執銳見漢書嶄巖参差見相如上林賦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荆溪吴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親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洙曰君門羽林禁旓也漢有羽林軍趙曰隼鷙鳥也時可曰星纒寶校金盤陀謂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貝服金組兼飾丹䑺寶校星纒縟章霞布洙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欃槍妖星也熒惑火星也翠㲲雲旓皆旗也鄭曰欃初銜切槍楚耕切旓所交切夢弼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録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内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旿收殯之逵妻高祖長女也

呼昕至閤下自問欲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趙曰鈞陳星名玄武關名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狎至樵豎且以自全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無能無忠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娱地同耳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柰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

圻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語至不可解則妙耳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磊落真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强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鶴曰按史是年

九月吐蕃冠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藜杖侵寒露蓬門啟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語自稱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趙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時聞繫舟檝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岍通秋屐胡牀面夕畦籍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糝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籍糟趙曰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蔓弱曰司馬遷傳堯舜糲梁之食注音辣張晏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為糲醉如泥見漢周澤傳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資防應洩雲突兀甚

○解不得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亦眼前人所不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馬蹄亦得大意吟詩坐廻首隨意葛巾低自畫○洙曰左傳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字意宛轉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幽趣宛容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峽内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苕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鶴曰苕一作苔鄭曰迮側格切迫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静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又可知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皁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洙曰金絲箭皁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甫用夔夏輕棄前輩。趙曰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鶴曰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注曰材官

之士多力能脚踏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師曰花門回紇也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覔封侯 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師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以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夢符曰按唐志翔麟廐名洙曰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趙曰

鳳凰城謂京兆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摠老猶被賞時魚洙曰江摠字摠持在陳授尚書令陳破入隋後復歸老江南師曰子美檢校工部朱紱銀魚故託江摠以自況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

貴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因爲寫道德經籠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黑貂之裘敝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鮑曰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北

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洙曰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歆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娱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緑樽佳辰對羣盜愁絶更堪論鶴曰樊川以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得名即杜陵之鄉滻水為長安大川滻所葥切㓭粥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洙曰沈休文

詩憂來命緑樽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句自雄暢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結復鄭重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黄甘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

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洙曰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自不容無聽歌驚白鬢笑舞

拓秋窻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洙曰釋名酒有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霜黄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古樂府少及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通入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亦拙江山憔悴人憔悴字活道塗之歎流滯之感也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夢符曰晉書制曰藻鏡銓衡尹曰唐舊史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爲意希曰夔屬楚地治州有鞏縣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鶴曰土婁河南地名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鶡冠子（謂世方尚武）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意甚怒）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嘷兒問朔風（不聞風聲惟見落葉○師曰鶡男雉也其鬬無已一死乃亡故趙武靈王以為冠以表武士夢弼曰後漢輿服志鶡冠環纓無甤如雙鶡尾在左右五官虎賁羽林皆冠之黃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鶡為冠因號鶡冠子出袁淑真隱傳洙曰劉向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居本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倒句矯異）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絶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劒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晏弼曰漢禮樂志注閶闔天門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連用六句引譬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

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郅劒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車亂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銀印青以銀青期之也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坼橫木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捜百靈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

云帝里女巽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
一拭淚夢覺有微馨偶叙峽中忽及神女期前卓意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生
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辯渭與涇龍蛇尚
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
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
豈食楚江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公以薛
有仙姿故以況之高曰揚舲行舟也洙曰莊子屠牛坦
刀刃若新發於硎范蠡既破吳乃浮江湖變名姓為鴟
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紀漢威德班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

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洙曰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作空中石白虎善本石作右洙曰本一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華表曰言丁令威注並見前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 鶴曰按是年六月劍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 兩句皆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妙 貪趨相府今

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

五雲多處是三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祕書北斗指長安三台謂杜相公

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一戎不成語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從萬騎略姚墟來不意至此然非為通籍地也詩之少識謂此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

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
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
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别浦落紅蕖消息多
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
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祕書北臥青城山中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
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敭坑士卒乾沒費倉儲
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如此忽諸者鶩也御鞍金騕
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

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在漢中舜生於姚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靈武神都憶帝車謂玄宗幸蜀未還洙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是為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金一千斤夢弼曰朱虛侯乃高祖齊王之子李祕書亦宗室也故以為比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為孝文園令晉嵇康拜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為竹林之遊左傳脣亡齒寒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漢張湯傳乾沒注云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玉蟾蜍貯硯水之器也鄭

曰乞去既切鈔楚交切洙曰杜陵滈水公之故里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韋之晉為衡州刺史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依山峽内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洙曰漢黃霸為頴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冠恂從光武南征至頴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冠君一年夢弼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鶴曰峽内憶行春韋嘗守峽中郡徐孺榻注見前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山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定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今云崖蜜松花熟又謂採松花而成蜜也賓退錄孫覿仲益與曾慥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橄欖詩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為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制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坡答詩云關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可乎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

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風色隱晴湖種杏僊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趙曰廬山惠遠師也修可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淨因用以名寺若爾者切夢溺曰乞去既切洙曰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峯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見自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夢溺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修供養以待之也

補遺

奉酬薛判官見贈諸本誰重新邪劍一作斬蛇劍蔡夢溺會箋云斷蛇劍事非所當用是斬

邪㓨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字乃邪字之訛邪漢元帝時西域都護陳湯斬郅支單于於虞居當作斬郅㓨與上句待勸熱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黃鶴叔似注是年秋吐蕃入寇皆於集中已定作斬郅㓨仍借蔡氏為注不復出增注也

百花潭水即滄浪 唐節度使崔寧妻冀國夫人家于浣花溪上初為兒童有僧過其家遍身瘡疥夫人奉之甚謹僧持襖衣謂曰為我濯此夫人就溪浣之蓮花隨出潭中及貴俗呼百花潭見山谷外集注

和裴迪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小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

路發映雪疑寒開杖横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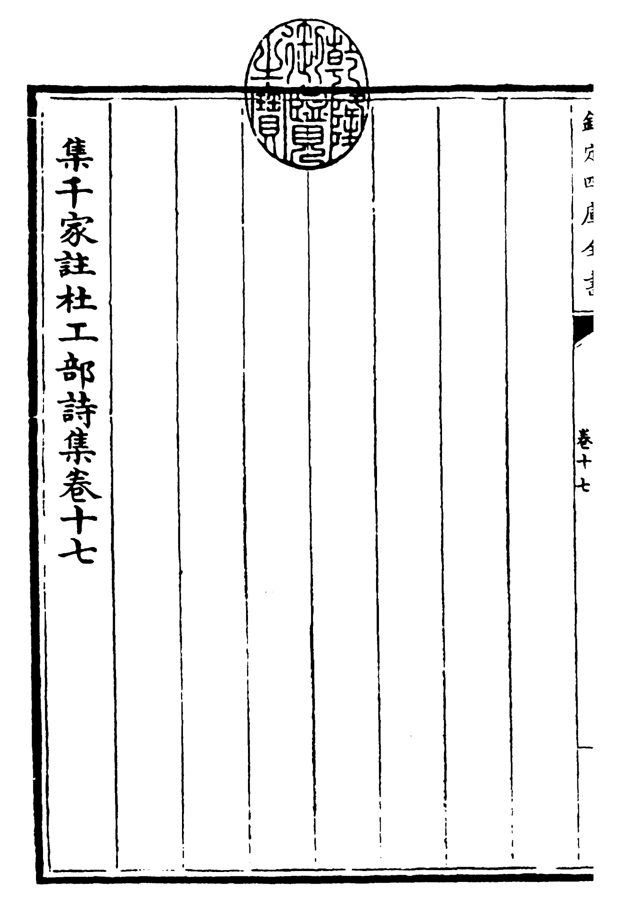
陪李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 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王十五前閣會 藝苑雌黄云江朝宗言杜詩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蒟注云此物煑為羹臛極美足為餌中之俊詩見二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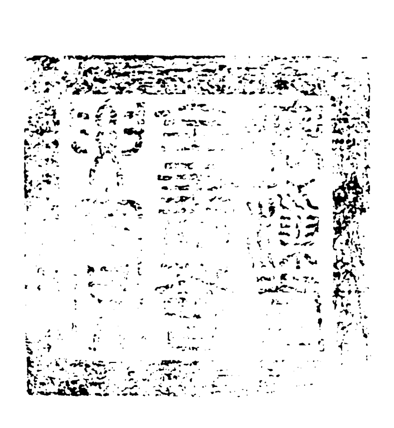
贈李八祕書 復齋漫錄云對揚抗士卒初不曉其義讀司馬相如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

財抗五官切挫也方悟抗乃抗字之訛

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